

正心遏惡三數事

方 倫



一、引 言

菩提樹雜誌社，爲了要發刊「怎樣防止犯罪問題」專號，廣事徵稿。關於這一問題，是政治的力量居其半，佛教的力量居其半，政治治表，佛教治裏。政治有權管理人民的行爲，可是沒辦法壓制人民心中的思想，佛教有辦法匡正人民心中的思想，可是：並無權干預人民的行爲。所以政治和宗教，要配合起來，纔是整套的護國翊民的工具。不在其位，就不謀其政，「手無斧柯，如龜山何！」孔夫子當時也發出這樣的感歎。

古來握政柄者，往往目光如豆，他們並不了解：宣揚佛法的人，都在幫他的忙，是替他在兆民之中，馴硬頑，啓愚瞶，指歧途，復本性，移風化俗，使他垂拱而治。所以見着做這樣艱鉅工作，而自奉之薄，僅只粗衣淡飯的和尙，反而壓迫掣肘，使他們不能暢其本懷，這真有如檀道濟臨刑時所謂：「乃壞汝萬里長城」。

有許多元惡巨魁，殺人不眨眼，但是到了莊嚴梵宇，木魚青磬之間。就不得不馴如羔羊。有時且會良心發現，行些善舉，這便是宗教的作用。所以以石勒之強肆，見了佛圖澄，就不敢不順從其言。其他如張獻忠屠重慶，卒從破山之勸，而立即止殺。尚可喜屠廣州，也因「有土無民，何以王之？」之啓示，而立即收兵。這都是大德僧伽，以佛教的力量，來實行勝殘去殺的工作，而卓著功效者。其實三千年來，佛家的學說，已深入中國的人心，具有潛移默化的工能，成爲社會上無形的安定力，有如春風送暖，遍及旬萌，然而春風是看不見的，看雖然看不見，但其功績，自不可滅沒。

五四運動以後，倒了孔家店，中國的文化，癱了半邊，代之而起的，是唯物論。講唯物的結果，是無所謂果報，無所謂後世，無所謂仁義禮智，人可以如禽獸，除却食，住，娛樂，性欲，生育，戰爭之外，不需要道德。幸虧還有半邊，是擱在佛教的肩膊上，尙未完全倒塌，然而社會的秩序，已經搞得烏烟瘴氣，太不成話了。萬一佛教這半邊，再倒塌下去，到那時：慾海橫流，道德成爲真空，請大家閉目想想看：在普遍的搶、偷、姦、殺、欺、詐之下，有誰的生命，財產、眷屬、能够保全？那就渺茫得很了，設想至此，真令人不寒而慄。

誠如主編朱居士言：「近來社會風氣澆漓，世道人心不古，舉凡殺盜

淫妄等案，層出不窮。」因此纔擬出「怎樣防止犯罪問題？」專號，廣事徵稿。我認爲人民爲惡的原因至多，舉要言之，約有下列數事，既知病源，則易於醫治，問題只是有沒有決心？若有決心，則路不拾遺，山無盜賊，並不難救也。以下各項，只就無關政治處著墨，凡涉及政治部份，敬依佛徒不參與政治之傳統美德，避而不談，何況我對於政治，一向是門外漢，所以也只好藏拙，因此這一篇文字內，所提出的辦法，只是殘缺不全的，並不配稱爲具體。

二、審查電影

當我童年時，只有人戲，傀儡戲，並無電影，也並無戲院。這兩種戲，有其共同點：即（一）須神誕，喜慶，年節，纔有戲。一年中，能看到的戲者，不過數天，幾箇月纔看一次戲，自覺耳目清新，頗感興趣。（二）劇情雖皆由故事編成，然其結構，一律是：好人最終總得到好報，如合家團圓，兒子中狀元之類。惡人最終總得到惡報，如殺頭抄家之類。因爲此種戲，既可娛樂，復可勸世，所以男女老幼，都不妨看看，愈看則愈受益，腦筋中多少總得到一點忠孝節義的印象，能補救教育法律所不及。

今時的電影，就不然了，到處有戲院，日日有戲，每日數場，購票的人，大排長蛇陣，這還是小事。片的内容，以之作爲號召觀衆者，第一是女人。平劇雖然也有女人，然大都衣冠楚楚，行動端莊，電影中的女人，尤其外國片，多是撲着跳舞，抱着吮舌，裸着上身，光着大腿。除奶罩三角褲外，率性一絲不掛，使色情少年，衝動到極點，以便在淫女身上，做效表演去，由是社會上姦案，無日無之，這是誣淫。第二是武打。一言不合，便拔出手槍，擊倒對方，視人命如兒戲，結果強者勝利，弱者犧牲，大家尊之爲英雄，擁之爲魁首，使血氣方剛者觀之，傾倒艷羨，群起仿效，由是爭鬪殺人，好漢，太保之流，又充斥社會，這是誣殺。第三是盜竊。神偷巨盜，活現幕上，教觀衆如何越牆進去，如何斷鎖開門，如何用百寶匙開起鐵櫃，手應如何運用，足應如何躍行，不知者，看了便知，不能者，看了便能。這種教法，無異現身，勝過函授，由是大盜小偷，乃到處橫行，這是誣盜。

殺、盜、淫、是佛家的根本重戒，在個人方面說，戒除這三事，已是善人，在社會方面說，斷絕這三事，已是安謐。現在古聖賢施教千百年而不足者，電影院只要幾捲膠片，便破壞之而有餘，此而不禁，那還了得。做人要有人格，立國要有國格，唱戲也要有戲格，忠孝節義，褒善懲惡，

這便是戲格，請問電影的戲格在那裏？當然人類文明，發展到了現在，勢不能禁止看電影，但是利器是沒有知識的東西，用這利器的人，却是有知識的。所以希望當局，在不殺，不盜，不淫，這三種原則之下，來審查電影，取締劣片。一面並獎勵拍攝忠孝節義的片子，使大眾視聽，一歸於敦厚，我相信：人民犯罪的案件，一定可以減少。

三、犯法判刑的商榷

人命至重，所以國家對於其人民生命之保障，必須有絕對的條件。殺人償命，成為千百年來，家喻戶曉，顛撲不破的原則。小人之於罪惡，無理可喻，惟有懾於重刑，纔不敢作為，尤其亂世要用重典，不如此就不足以儆惡頑。目前社會秩序，紊亂已極，殺盜淫案件，無日無之。毀容，仇殺，遺棄，強姦，謀害，鬪毆，虐待，搶奪，已成極其普遍，極其平常的事件。不特人與動物，毫無同情心，即人與人之間的面目，也都猙獰可怕，有如羅刹。像這種敢於為惡的小人，若不處以極刑，何以保善良，而維秩序。最近法院對於殺人兇犯的判刑，似乎大有商榷之處。殺人姑不必說，且看殺害父母的判罪罷：據本年七月二十六日，中華日報第五版載：逆子賴坤，兩棍擊斃生父，判有期徒刑五年三個月。我看了這段新聞之後，打了一個寒噤，立即把它剪下來，不敢給我的兒子看見，恐怕他一時性起，拼了五年的坐牢，就可以斷送我這一條老命。在前月份中，還有殺人判徒刑三年的事，人命之賤，直如雞狗了。

有史以來，刑法最簡單，最輕鬆的時期，無過於沛公入關，除秦苛政，約法三章了。這時全國的法律，只有三條：即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，餘者一概不問，這真可謂網漏於吞舟之魚了，然而殺人者死，也並不馬糊。而現在的法律，竟比沛公更加寬厚，這是否應予修改之處，就有待於當局的審斷了。其他如防害他人身體，以及盜竊等罪行，也並不少數，而且屢放屢犯，這是否也是判刑太輕的弊病，似乎也有併予研究改良的必要。

四、德育等於告朔餼羊

學校裏的教育，說是德智體三育並重，但若把學校裏的課程，分析了一下，就會發現：實際上只有智體二育，並無所謂德育。只因德育是有此名目，無此課程之故，所以所卵翼出來的資質，充其量也不過是：才多體強而無德，一個人如果品德低落，而又有才足以濟惡，有體足以行惡，那就危險得很了。今日在學校時，是太保太妹，他年在社會上，又安望其能成為正人君子。社會上小人多而君子少，這多少與學校裏漠視德育，有點關係罷。

五、固有宗教被忽視摧殘

宗教一向被中國人認為迂濶，迷信，腐化，落伍，渺茫，但在外國人的眼光中則不然，他們幾乎每人都是教徒，無宗教信仰的人，佔極其少數。所以國王的加冕和結婚，必須在教堂中，經過主教的執行，纔算成禮。在東南亞各佛教國家中，以元首之尊，見了出家人，便伏地禮拜，這在中國人，就決不肯這樣做。中國人不特忽視宗教，並且有時還加以摧殘，孔教被認為老大陳舊，封建色彩太重，而不合時宜，佛教又被認為迷信，因此有人主張應予打倒。目前在半倒未倒之期間，社會上已鬧得胡帝胡天，太不像樣了，萬一儒家的五倫八德，和佛家的五戒十善，因果報應之理，整個被推翻，恐怕世界上，真要變成人畜生多了。當人羣變成獸羣，都市變成動物園之後，其濁惡和恐怖的程度，真是難以想像。設想至此，不禁令人憶及經論上所說的小三災。這饑饉，疾疫，刀兵三災，皆唯心所造，行業所感。欲挽回此浩劫，若不遵從儒佛二教的教義，由匡正人心著手，則只有每況愈下了。

六、結 論

病情既然明白，那就容易處方了。只要針對上述各節，應查禁的予以查禁，應修改的予以修改，應實行的予以實行，應尊崇護助的，予以尊崇護助，果能意志堅定，持之以恆，我相信匡正人心，防止犯罪，是不成問題的。孟子說：「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，君子之德風也，小人之德草也，草尚之風必偃。」確是不磨之論。（却酬）

百喻經：兩隻鴿子

有雌雄兩隻鴿子，同住在一箇窠裏。當秋天各種果子成熟時，牠們採來許多果子，滿滿堆積在窠裏，因為天氣乾燥，幾天以後，果子就都乾縮，看上去就只剩了半窠的光景。雌鴿責怪雄鴿說：「採果子是我們共同勤勞的，現在却給你單獨享受來吃，你看果子只剩一半了。」雄鴿回答說：「我並沒有獨自來吃，是果子自己減少的。」雌鴿不信，立刻怒氣沖沖說：「你不會獨自來吃，果子怎麼會減少呢？」並馬上用牠尖銳的嘴啄過去，把雌鴿啄死也。可是過了沒有幾天，天下大雨，而果子因得了潮氣，重新膨脹起來，看去又和從前一樣多了，雄鴿見了，對這情形明白過來，當時很後悔，知道雌鴿實在沒有吃過，而是被牠誤殺了的，於是悲切的叫起來，聲聲喚著雌鴿道：「你到那裏去了呢？你到那裏去了呢？」

這故事此喻：有些人貪求妄取，不分皂白，憑一時意氣，就輕舉妄動，結果犯了重罪，悔已不及。（錄自史天行譯「百喻經故事」）